

【闽都新谭】



闽江一拐,邂逅榕城

■林登豪



1 木排起橹,迎风破浪——放排啦……放木排!

穿越八闽人祖王申知的属地,漂过五虎礁,在闽江口一拐,邂逅八闽古都榕城。

闽江滔滔潮涌,一浪高过一浪,高潮迭起。

镇海楼挡住江湖妖风邪雨,巍然耸立在榕城屏山。

2 滔滔江水,在生命疼痛时一个急弯,闽江就穿过了榕城。江滨公园伴水诞生了。

一座雕塑面对滚滚江水,接受众人的注目礼。塑像们真想走下来,脱去庄严的外衣,松弛一下紧绷的肌肉。

江畔,耀眼的桃花映红江水,一抹残阳游过,阳台上的人凝视着,过了好一阵子,才明白春天早已来临了。

入夜,男女青年踏着岸边的波光、月光,搅拌秋之苍凉,风月依旧,闽江依旧。

戳穿了什么秘密?记忆之杯回旋于闽江之水。

3 我站在阳台上数星星,总觉得天上的星星比我童年时少了许多。把城中的情结,悄悄交给闽江的浪花。

站在42层的天台上,我举起望远镜眺望闽江边——生我养我的小村庄。

看到了民谣和乡俗吗?

白露初落的拂晓,闽江涛声依旧,氤氲榕城广袤的空间。

老伯“卖橄榄”的吆喝声突然闯进耳鼓,我飞快地冲出公寓围墙,却看不到老伯了!

居住城市的许多人亲近江水,在闽江之南。

我渐渐地越来越陌生了故土的乡亲父老。

4 洪水来临,水之激情鼓荡男人的腿帮,掬起生活的负重。

站在抢险的制高点,我听见闽江水洪冲般轰鸣一阵又一阵。一些诡谲莫测的漩涡间断性地旋转着。

一群又一群的打工男女,走进晨曦,走出晚霞,却无法带走新鲜的空气。

城中正在施工的脚手架,比故乡的白云高出许多。居家的人,不经意的回头中,已挂上几多沉默的色彩。

仰视闽江上空,我迷失在榕城大地。

5 城中几十株巨大榕树,已伫立了好几百年,悠长的榕须悠然话沧桑,犹如天使的飘带。

榕树们支撑起城之上空旋转的幻影。

城市之时速穿越空间,有些人被急速的时间概念忙得团团转,有些人开始改变传统的思路,有些人则投射人间的新坐标。

新的举动如万花筒闪动。前顾匆

匆,回首徐徐。

沿江散步,潮水升腾喧哗,蒸发了高温的烘烤。我的目光追逐水面的波纹,一刹那,撞击出一种光芒,透亮自己的灵魂。

我被动地一个猛子扎下,蹬腿划手。江水冲濯人的灵魂。

江水无法破解城之密码。长夜已被灯光淹没。

6 沿着江畔,行走自己居住之城,突然发现,江水默默地为城祈祷。

在满城灯火中,我无法读透城之隐语,更无法主宰城中时光。

静夜,默默倾听惊喜与欲望的击掌声。

突然停电,一些黑衣人正在抢修。缺氧的感觉消失了,远离,再远离!

蓦然回眸。几多轮回。善恶分明。

闽江之水成为城之细节。我的意识犹如一叶扁舟,开桨,自由划动。

7 幽雅的小坊和小巷,随着时空的轮回,许多文人墨客的踪迹嵌进历史的画面。

一个个人名士的趣闻轶事盛传于榕城的街头巷尾……留下了福州人“一榜三鼎甲”“五子登科”与“六子科甲”的千古佳话。

三坊七巷高扬着浓烈的文化色彩,令人难以忘却那坊那巷,激荡起人们如醉如痴的怀古幽思。

岁月如梭,一眨眼,我已退休近两

年了。我经常远离故土,行走在山的王国、水的世界,继续寻觅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。远方方向远,以雪山蓝天为背景,留下一串串足迹。

8 穿过熟悉的街口,走进蜗居,看一眼阳台,心境折射晨光。

一个盲人蹒跚在人行道上,留下竹棍敲击路面的响声。

左海公园的风姿开始绰约。不少个性被城之大嘴吞没。有些人却悄然打开心之门。

一座城犹如一盘棋,一江水犹如城之清洁工。在月光下我邀闽江水推杯过盏。

我的视线,在风风雨雨中仰望。八闽大地升腾起炊烟般的情绪,弥漫在榕城的天空。

一些有识之士,全力挤压城之虚肿。各种信息盘旋于人的心田,有人眉飞色舞,有人默默前行。

与城俱进。我听到叩门声,推开城之栅栏……

9 窸窣足音,穿过时光的隧道。

闽江口又涌起新的经济大潮,宛若万箭齐发——闽江边的有福之州,人潮汹涌澎湃,一行又一行的踏浪者,前赴后继,穿过闽江口……

地平线上,生命的律动与光阴的荏苒流转互现,闽江岸边迈渡者的身影,卷起浪花。

哦,缤纷绚烂的流星雨划过榕城夜空,点燃一个又一个跋涉者矫健的身影。

我喜欢的春天(外一首)

■俞云杰

我喜欢的春天又一次来临
准确地说,我喜欢的是它的
新鲜滋味和蠢蠢欲动
雨来去悄无声息
似幸福的泪水
一声鸟鸣,唤醒所有的蛰伏
绚丽出蝴蝶的舞步
此花彼花相约而行
谁也无法阻隔踏青的节拍
爱唱歌的小溪哗哗作响
岁月无恙,万物各归本位
风情千结的季节
我驻足凝望
目光和花草继续相悖

留下你的柔情

草长莺飞
轻柔的风,在我耳边呢喃
静听它,坐落在花瓣、绿叶上
拂过岁月的痕迹
远处,天上的风筝翩飞
感觉自己也有一双隐形的翅膀
渺小的我
还欠缺什么
除了小桥流水亭台石凳
风逍遥,大梦初醒
你的柔情且用余生来品尝

【诗歌】



比海更深

■郭小丽

我的奶奶名叫林细汉妹,1934年生,“细汉”,平潭方言里是小个、矮个的意思,这是家人惯叫的小名,也许只抚养她5年的原生家庭并未为她取过相对正式的大名,登记户籍时就以这个名字上了户口。奶奶童年不幸,年幼便失去母亲,因家贫无法养育,5岁被生父送到敖东镇巡司村一个以“讨海”为生的渔家。

巡司村村傍将军山北麓而建,直面大福湾澳口。村庄聚族而居,村里仅有几户人家,后因火灾全部迁出。小时候我去过旧址好几次,站在仅余几块断石残垣的遗址放眼四周,只有田垄孤零零靠在巨石滚落堆叠的山坳处。这个袖珍村庄,据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——村里只能有七户半人家,超过八户,定会有一户家中有人过世,因而又被称为“七户半人家一个村”。似乎应着这个传言,爷爷的5个哥哥在那个生活贫苦、医疗条件低劣的年代先后病故。

在只为生计奔忙的年月,在那几落沉闷压抑的老屋里,奶奶度过了她的青春岁月。乡里的寺庙——玉堂寺,是私塾旧址。那时,村里稍有余裕的家庭会把家里男孩送去念书,奶奶很是羡慕,时不时偷偷躲在门外听先生用方言讲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,“人之初,性本善,性相近,习相远”……她到了八九十岁还会背诵这些话。奶奶嘴边常说“不识字就是平潭话讲的‘瞎眼

的牛”,没有受过教育,是她心里隐隐的遗憾。

1951年,曾祖父病重,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才17岁的爷爷肩上。18岁那年,爷爷、奶奶结婚(两人同岁),他们感情深厚,婚后共生养了10个子女。爷爷善良忠厚、心胸宽阔,奶奶外向热情、细致周全,性格互补的他们相互扶持了60多个年头。

为了养活一大家子,爷爷奶奶每天起早贪黑,辛辛苦作,风风雨雨,尝遍酸甜苦辣,两个女儿先后夭折,痛失爱女,奶奶日日以泪洗面,然而留给悲伤的时间不会太长,哀伤很快被挣扎的生计覆盖。搬家、建房、送儿女去读书、张罗嫁娶……时间一晃而过,到我出生的20世纪90年代,叔叔姑姑们都已成家立业,家里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我是奶奶带大的,还没回到我家前,我的世界好像只有爷爷奶奶。农忙时节,常跟着爷爷奶奶种地。爷爷挑着担子,奶奶扛个锄头,我提个桶跟在后面,帮着撒一撒花生种子,或者把丰收的地瓜装袋,其乐无穷。天微微亮,爷爷把牛牵出去放养在山间;黄昏了,奶奶带着我们一起去牛牵回来。去的路上,小孩们蹦蹦跳跳,过一个小坡,爬半座小山,树木在夕阳里,夕阳落在左手边,我落在后面大哭:“怎么把我落下了,我不要在后面!”奶奶安慰说:“以后都让丽丽走在前面。”

“天上的鸟是什么鸟呀,一直在盘旋呢?”我问奶奶,她随口答:“那是老鹰啊,迷路的时候抬头看见鹰,你就知道怎么回家了。”

奶奶对我们的关心,是一粥一饭都怕我们饿着的关心,再到后来自然延续到对我们成家立业的关心。不识字的她存着一个电话簿,明明连数字也不认识,她还是硬把每个人的电话号码记下来,把这些数字组合的形状“画”下来,对着手机按键按图索骥,一个一个给我们打电话……她去凤山寺问神明、掷筊杯,一次又一次,那些人间琐碎事务,神明怎么会知道呢,她却想要它许诺给我们平安顺利的一生。从小到大,她见到我们都不怎么叫名字,总是叫“阿命、阿命”,把我们当作“命”的奶奶,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们,也想让神明把最好的东西赐予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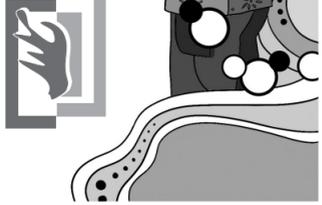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们小辈的记忆里,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奶奶最疼爱、最喜欢的那个,对所有人平等地偏爱,听起来多么矛盾,但她就是做到了这么难的事情。因为心软,所以博爱,虽然有点抽象——但奶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接近爱之本质的存在。

“你削两个地瓜,盛一杯米,给我煮碗地瓜粥”,中风醒转过来,精神格外好的那个晚上,小叔负责看护,她一整夜讲着话,念着远方的亲人,说她肚子饿了,想喝一碗地瓜粥,说能不能不



李海燕/画

【那年那月】



再受这些机器设备的折磨,小叔像哄孩子一样劝慰她“你还想要看世界,多看几年的话,就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”。一直到生命的最后,奶奶都对世界充满好奇,对亲人朋友真切关怀,疼惜儿孙,所以我们也关爱她,我们也舍不得她……

奶奶,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片无垠的大海上,海浪重复地拍打着岸边,那么重,那么轻,生活如礁石般在浪花与巨响中日渐磨灭——奶奶!很高兴又很幸运,在这个世间,我是您的一个支系,是您看似微妙却深阔如海的人生飞溅的一朵小小浪花。

亲爱的,图书馆!

■施崇伟

又到了世界读书日,给自己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——我安静地坐在满是浓浓书香的图书馆,读美国作家苏珊·奥尔琳费时七年采访和创作的精心之作《亲爱的图书馆》。打开天空色调的封面,像推开图书馆的“大门”。钻进文字之间,如随苏珊的脚步,穿过宽敞的大厅,走过平静的书架,深入到图书馆内部。

苏珊讲述的人类与图书馆的故事,缘起于1986洛杉矶图书馆遭遇一场大火导致超百万册书烧毁的惨案。苏珊还原了火灾当天的现场状况,从1635年版本《圣经》到《华氏451》,记下每一页被烧毁的文字。火灾后发起的救书行动,无数爱书的人为救书、为图书馆重建奔走。她探访图书馆的每个部门,从咨询台到货运部,详尽介绍现代图书馆如同机械般精准的运作方式和庞大体系。现代图书馆背后有着庞大运作体系:一本书抵达书桌,它究竟走过很长的路,经过了无数人的双手。

图书馆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性建筑,同时也通过陈列过去创造未来,它的公共性也是如此的珍贵、迷人。它不是一个古板的书库,不是一个高贵严肃的虚幻,它与社区、城市共生,共享着繁荣与进步,也见证着狭隘与衰败,甚至对于那些流浪汉,那些半夜打赌的人,那些困于内心的人,这也是他们的避难所和“家”。

听苏珊讲关于图书馆、文化、公共服务、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故事,恍若历经了图书馆的前世今生。这简直就是一本探索图书馆的百科全书。何止于此,它还是一封献给图书馆的情书!

苏珊小时候,她和母亲每个星期至少会去两次家附近的图书馆,那是一个趟趟迷人的“图书馆之旅”。她说:“我是在图书馆长大的。”在那些精致而诚挚的故事中,我能感受到她以激情和优雅报答了图书馆的“养育之恩”。

苏珊成了母亲之后,带着孩子去

图书馆,这让她对图书馆的情感得以保存和延续。所以,她才从未停止过对图书馆的热爱,才能感受到图书馆里的空气充满无限的生命力。她对图书馆和图书馆所代表的一切的敬意,也是她对母亲的致敬,那个最初把她带向图书馆的人,她才会已在宣布封笔之后却为写这封“情书”用了七年的心血。

她深情地说:“我们终将死去,但我们的生命会在这里永存!”这句话,直击我的内心,引发我强烈的共鸣。

我也喜欢阅读。就像今日在图书馆里,阅读赐我知识和见地,给我温暖和快乐。

上学期间,我在学校图书馆当过管理员,从此与图书馆结下了情缘。长大以后,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天南地北,哪怕是异国他乡,我与它都会相随。我在图书馆里相遇志同道合的书友;图书馆是我与恋人相约去的最多的地方。我去过的最老图书馆是爱琴海边土耳其千年古城以弗所

的塞尔苏斯图书馆以及宁波“天一阁”。在偶遇良渚村的“晓书馆”后,生成为良渚村民的愿望,就为了能天天相守那份书香。新西兰之旅,飞行12小时到南半球的奥克兰,当看到图书馆里竟然还能读到汉字读物,毫不犹豫放弃了海边览胜的行程,把宝贵的时间交给了繁华的维多利亚大街上这片安静地。旅行路上,我会把各地图书馆纳入旅程。走亲戚,看朋友,有图书馆的地方总会成为相约之地……

是的,我们终将死去。死以后去天堂,是在活着时的愿望。博尔赫斯说:“如果有天堂,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让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永存!

暮色时分,图书馆打烊之际,我读完此书,再唤一声“亲爱的,图书馆!”像相遇久别的故友,或相偎心仪的情侣。

【瞬间感悟】



福州哪儿都好,就是热让人有点敬畏。一进入夏季,酷烈的高温就让人受不了,光是想一想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。在这阵子的雨到来之前,已经有两天三十几度的高温。在山上走一圈,10多分钟就燥热难耐,回到家里恨不得立马脱掉身上的所有衣物,换上轻薄的衣衫。

这天,我跟先生冒雨开车回永泰乡下老宅,一路上云雾缭绕,雾气一团团移动,像天上有人牵扯着,从一座山拂到另一座山。被遮住的地方朦胧,但几分钟后就褪去,青山露出清晰的面貌,像被清洗过,远山树枝的纹理都看得清,那些新叶一大片一大片,绿得要滴出水来。一会儿,又一阵雾气缓缓移动过来,把这片山遮住,不多时又移开,如此变幻,让人看得痴迷。

家里老人已经移居城里,这座二层小楼便成了我们的独享空间,可以毫无顾忌地摆开茶桌看雨喝茶。老人在家时总有做不完的农事,我们也不好太过懒散而心安理得。跟先生搬了藤椅坐在门口泡茶,一边打开车上的音响放起音乐,随便一首曲子都悦耳悦心。

突然,一阵“突突突”声由远及近,对面的山路上,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,不一会儿就开到院子中,原来是住在山下的姐夫冒雨而来,脸上全是雨水。

“这么大的雨,你到山上来干啥?”先生问。姐夫说准备去给果树施肥。我说这天气还施什么肥,雨水一冲就不就白干了。他笑道,这可是我家“老板”吩咐了啊,你看我命苦吧。

他说的“老板”当然指的是先生的大姐,家里都是女人说了算,姐夫就真如他说的,像家中的一个长工,听她安排,大姐偶尔也会闹闹脾气,但大多数时候被证明她的决定总是对的。所以,男人心甘情愿地当起了“长工”。

他从车上下来,端起茶杯喝了两口,身上雨一直滴。我说你先别干了,雨这么大,歇一会儿。他就坐下来,拿出手机一边刷,一边闲聊。他说今年的夏橙还不错,产量不算太好,但是味道好,价格也高,所以总的算下来其实

也差不多。堂屋里还有他前些日子没有收拾完的一小堆,他要给这些果子套上保鲜袋,然后送到订购的客人那里,来去也都是摩托车或者三轮车。

今天姐夫要去给青梅施肥。梅子已经长成围棋般大小,再过半个月左右就可以采摘了。我们回来的时候,一路上也看到挂在枝条上密密麻麻的梅子拂过车顶。

姐夫说这两年梅子价格不太好,他计划把一些山地的青梅砍了改种西瓜。西瓜收入还好些,这让我想到昨天在老屋子往上走的一

处山地里看到的邻居种的西瓜苗。记得上一次回来,经过这个坡地时还是一大片的野草野树,但昨天看到已经改造成梯田一般平坦的西瓜地,薄膜覆盖下的瓜苗已经长出小小的叶片。姐夫说,种西瓜周期不像青梅那么长,一年只能采收一季,同一块土地可以在西瓜结束以后再种别的作物,比如番茄、土豆等等,当然收成会好一点。

听了姐夫的话,我心里暗暗佩服农民,他们似乎永远有着用不完的力气,可以不停地开荒、播种,不停学习新的种植技术,又担心要是把青黄树都给砍了,整个山村都变成黄土,这些花果繁茂的山林就会变得丑陋不堪了。就像我们院门左前方原本是一大片青翠的竹林,因为有一家人在城里赚了钱以后回来盖房子,把这一大片竹林给推平了,盖了一座两层小楼。唉,每次站在阳台往那个方向看就觉得很伤感,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一片竹林啊。

雨一直不见停,一阵大过一阵。坐了一会儿,姐夫说,你们这种生活我享受不来,还是去干活吧,说完套上雨衣,戴上斗笠出去了。我想劝阻,先生摆摆手说,不用管他,他们种果树几十年了,比我们更清楚能不能施肥,而且他闲下来坐着难受,出去干点活心里才痛快,干完了回家躺着就是大爷了。我笑了,大声问姐夫:“回来吃饭吧。”他说不用,你大姐已经煮了……那声音穿过雨声,在树林间绕来绕去才到我们这里,而人已经骑着摩托车驶出好远了。